

基于体认翻译学对《洛神赋》 英译本比较品析的探微

曾文桃

(云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 体认翻译学(Embodied-Cognitive Translatology)是四川外国语大学王寅教授2014年左右提出的一种较为新兴的翻译理论, 迄今在翻译学界影响颇深。《洛神赋》是三国时期辞赋大家曹植(192—232)的名篇, 行文辞藻华美、想象奇诡, 极富浪漫主义色彩, 为中国千古第一赋。本文旨在以体认翻译学为理论主体, 结合《洛神赋》的各经典译例, 探讨中国古典文学翻译中文化意象、语言形式与认知体验的动态互动机制, 探索译介和传递古典文化的最优路径, 将其唯美菁华的诗学特质以更加圆融、有效的方式在非中文母语人群心中留下深刻的文化烙印。

关键词: 体认翻译学; 《洛神赋》; 典籍译介; 比较品析

1 引言：问题缘起与研究路径

中国古典辞赋的对外译介长期面临“诗性耗损”(雅各布森)与“文化缺省”(王东风)的二重困境。以曹植《洛神赋》为例, 其“情采并重”(刘勰)的文体特征和“神光离合”(曹植)的意象系统对译者构成多元挑战, 进而对读者造成认知困难。传统翻译理论多聚焦于“信、达、雅”(严复)的文本对照, 却未充分关注认知主体在跨文化语境中的体验重构过程。体认翻译学强调“语言是身体经验与认知加工的共同产物”(王寅, 2013), 为纾解这一困境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

故针对英译《洛神赋》的再认识过程, 通过对比许渊冲(1983, 以下简称许译)、杨宪益(1994, 以下简称杨译)及海外学者 Burton Watson(1971, 以下简称华兹生译)的译本, 揭示译者在体认双重性(embodied duality)与认知可及性(cognitive accessibility)之间的策略选择规律。基于此, 笔者拟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论述: ①文化意象和文学隐喻的体认映射机制 ②译者主体性体验和读者的认知互动补偿 ③韵律结构的体认补偿 ④重构融通西方文化模因影响的文化具身性和重铸诗性体验的跨模态路径。

2 理论架构：体认翻译学的核心范式

雷科夫和约翰逊(Lakoff & Johnson, 1980)提出的“体验哲学”(Embodied Philosophy)颠覆了传统语言观, 强调“心智的本质源于身体与环境的互动”王寅(2014)据此发展出体认翻译学, 主张翻译是“译者通过自身认知系统对源语体验进行模拟与重构的过程”。这一理论突破传统二元对立的思维枷锁, 将翻译视为“体认双重加工系统”: 身体维度(感官体验的跨模态迁移)和认知维度(概念隐喻的跨文化适配)。

译者作为初次体验和认知转化的主体, 译本的读者作为再体验和认知吸收的客体, 因而文本在此扮演的角色其实是架构二者互动体验、超越时空限制的隐性交流载体。在译介过程中时刻强化的人本主义认知体验, 使参与其中的认知和理解在体验的过程中不断得以深化, 内蕴文本的文化意象和文学隐喻在体验的映

作者简介: 曾文桃, 硕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翻译和翻译史研究。E-mail:3262873840@qq.com

射下也逐步得到补偿，静态的体验过程由此即转化成对源语文本和读者体验介入深度考量的动态认知，文化具身性所携对晦涩艰深的意象的认知断层和跨文化传播过程所致的文化隔膜即被多模态的文化认知补偿机制所融通和弥合。

体认翻译学建基于 ECL(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现实—认知—语言”的重要原则，把文本现实当成“认”的客观对象，再将其客观现实在人脑意识的映射即个体的差异性认知进行加工整合，最后藉由语言这个物质载体反映“认”的创造性和独有性，所以说译者的“认”是组成该基本图式的核心构件和贯彻翻译行为的中心环节。不同的“认”在同一“体”下的翻译操作后展现出的译出语生态由此也不一而足，加之译者对双语掌握水平的不同，更使得典籍文化翻译的各类出版读物上出现不同系统、类型、层次上的区别与参差。

3 案例分析：体认视角下的翻译策略解构

3.1 文化意象和文学隐喻的体认映射机制：文化专属性的隐喻锚定

文化意象是特定文化群体体认体验的结晶，具有鲜明的文化专属性，其译介的核心是实现文化专属性隐喻的体认锚定，即译者通过翻译策略的选择，将源语文化意象的体认内涵锚定于译语的认识语境中，使译语读者能够通过自身的体认体验感知其隐喻意义。《洛神赋》中大量运用中国古典文化独有的自然意象喻洛神之美，成为译介的重点与难点。

例 1：“凌波微步，罗袜生尘。”

原句释意：她在水波上轻盈地细步行走，溅起的水沫如同罗袜扬起的尘埃。

许译(1983):She treads on waves, her steps so light, her stockings seem to dust the water white.

杨译(1994):Treading the ripples with delicate steps, her silk stockings seem to raise dust from the waves.

从“体”的维度来看，此句的核心是洛神踏水而行的动觉体验与“罗袜生尘”的通感体验：“凌波微步”描绘洛神步于水波之上的轻盈动觉，“罗袜生尘”则将视觉上的水波微澜通感为触觉上的“生尘”，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独有的通感隐喻，兼具画面感与朦胧美。

从“认”的维度来看，“罗袜生尘”是具有中国文化专属性的隐喻表达，其核心隐喻内涵并非实指“灰尘”，而是喻指洛神踏水而行时，水波轻漾如尘烟微起的朦胧意境，这一隐喻建立在中国古典审美追求“含蓄朦胧”的体认体验基础之上，与西方直抒胸臆的审美认知存在差异。

对比可见，许译“dust the water white”利用颜色词强化视觉意象，实现“跨模态强化”(cross-modal reinforcement)。而杨译本则通过“raise dust from the waves”的物理动态描写，“raise”一词立时将“生尘”的视觉模糊性转化为触觉可感性。精准还原了源语的通感隐喻机制，将“水波如尘”的文化专属性隐喻锚定译语的动觉认知语境中，符合“通感隐喻”(synaesthetic metaphor)的认知规律，有效打破文化隐喻的潜隐性和专属性，将生尘的微妙场面具象化，瞬间让洛神于水面之上舞步蹁跹的姿态和灵动纯洁的形象跃然而出。

3.2 译者主体性体验和读者的认知互动补偿

体认翻译学认为，翻译是译者主体体认与读者客体再体认的动态互动过程：译者作为体认主体，其翻译

策略的选择基于自身对源语文本的体认体验；读者作为体认客体，其对译语文本的再体认依赖于自身的认知语境与体认经验。当源语与译语的认识语境存在差异时，译者需通过认知互动补偿策略，在自身的主体性体认与读者的认知可及性之间寻求平衡，为读者的再体认提供认知路径。

例 2：“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

原句释意：若隐若现啊，仿佛轻薄的云彩遮住了月亮；飘摇不定啊，宛如旋风吹起的雪花回旋。

许译(1983): She vanishes like a cloud that hides the moon, and reappears like snowflakes whirled by winds.

杨译(1994): She fades away like a light cloud veiling the moon, and flutters like snowflakes whirled by the wind.

华兹生译(1971): She fades like a cloud veiling the moon, she drifts like snowflakes whirled by the wind.

体认翻译学认为：翻译是译者主体体认与读者客体再体认的动态互动过程，译者的主体性体验对读者的认知互动起着关键作用。译者作为体认主体，其翻译策略的选择基于自身对源语文本的体认体验；读者作为体认客体，其对译语文本的再体认依赖于自身的认知语境与体认经验。当源语与译语的认识语境存在差异时，译者需通过认知互动补偿策略，在自身的主体性体认与读者的认知可及性之间寻求平衡，为读者的再体认提供认知路径。

以该句为例，从“体”的维度看，许译本选择用“vanishes”和“reappears”来传达洛神若隐若现的视觉体验和轻盈飘逸的动觉体验，这种翻译策略实际上是在引导读者通过英语词汇的动态特性，体验原文中神秘莫测的氛围。

从“认”的维度来看，杨译本的“veiling”和“whirled”则更注重保留原文的意象完整性，让读者在理解英语词汇的基础上，对自然物象进行模糊化、动态化处理之后，通过自我的联觉或想象的认知性补偿机制，构想出原文相贴近的视觉画面，以此完成对中国古典美学中“虚实相生”意境的认知传递。华兹生译本的简洁翻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原文的神秘感，但通过强调意象的轻盈自在和流动性，仍能较好地引导读者感受洛神翩然而至的飘逸之美。

3.3 韵律结构的体认补偿

汉语是声调语言，其韵律美源于平仄的交替、押韵的和谐与句式的对称，如《洛神赋》中的四字格句式、对偶句式，带来节奏鲜明、抑扬顿挫的韵律体认体验，这一体验建立在汉语的语言系统之上，在英语翻译中必然面临韵律缺失的问题。体认翻译学认为，韵律是身体运动的语言投影，汉语韵律的译介核心并非形式上的对等，而是韵律体认体验的跨语言适配，即译者通过译语的语言手段，补偿汉语韵律缺失带来的体认体验损失，使译语读者能够获得与源语读者相近的韵律体认体验。

例 3：“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

原句释意：远远望去，她明亮皎洁像太阳从朝霞中升起；靠近仔细观察，她鲜丽耀眼如绿波中绽放的荷花。

许译(1983): From afar, she glows like the sun rising from morning haze; up close, she flames like a lotus blooming above green waves.

许译本此处韵律代偿的途径是采用尾韵替代的手法：(1)以“haze”与“waves”押元音韵(assonance /eɪ/)，替

换原文尾字押韵；(2)轻重音交替：“rising from morning haze”模拟原文平仄起伏，突出韵律流变；(3)从“glows”(皎)到“flames”(灼)，借助动词的强度递进迸发情感张力。

例 4：“其形也……灼若芙蕖出绿波。”

杨译(1994): (Her dazzling beauty) outshines the lotus, rising from limpid waves.

华兹生译(1971): (She blazes) like the lotus, in form, emerging from the green waves.

此处四字格的节奏断裂导致英语译者面临韵律重构难题，正似遇“偶语易安，奇字难适”（刘勰）的翻译窘境。华兹生采用跨行连续(enjambment)维持视觉流动性和连贯性，而杨译通过“outshines”的元音延长(/aɪ/)补偿汉语平仄的声调缺失，印证了“韵律是身体运动的语言投影”（Tsur, 1992）的体认观。

从“体”的维度来看，例 3 与例 4 的核心是汉语四字格句式与对偶句式的韵律体认体验：四字格句式带来简洁明快、节奏鲜明的动觉体验，对偶句式带来句式对称、平仄交替的平衡体验，这种韵律体验与洛神的美相互交融，构成不可分割的体认内涵。

从“认”的维度来看，英语是重音语言，其韵律美源于重音的交替、尾韵的和谐与句式的节奏，无法实现汉语平仄与句式对称的形式对等，因此译者需通过韵律体认补偿策略，以英语的韵律手段，适配汉语的韵律体认体验。

3.4 重构融通西方文化模因影响的文化具身性和重铸诗性体验的跨模态路径

《洛神赋》的诗性体验是多模态体认体验的融合，涵盖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等多种感官模态，以及“虚实相生”、“情景交融”等中国古典审美文化模因。由于中西方文化模因与体认经验的差异，译语读者难以直接感知源语的多模态诗性体验，因此译者需通过跨模态重构策略，将源语的多模态体认体验重构于译语的认知语境中，融通西方文化模因，为译语读者构建可感知的诗性体认体验。

例 5：“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

原句释意：她的身形，轻盈得像惊飞的鸿雁，柔美得像游动的蛟龙。她的容颜如秋菊般容光焕发，光彩照人似春天里的青松。

许译(1983): Her form is like a startled swan in flight, graceful as a dragon winding through clouds bright. In splendor brighter than autumn chrysanthemum, in lushness fresher than spring pine's verdant hum.

华兹生译(1971): Her body soars lightly like a startled swan, gracefully, like a dragon in flight. In splendor brighter than the autumn chrysanthemum, in bloom more flourishing than the pine in spring.

从“体”的维度来看，此句的核心是动静结合的多模态视觉体验：“翩若惊鸿，婉若游龙”描绘洛神的动态之美，“荣曜秋菊，华茂春松”凸显洛神的静态之美，动静结合构成极致的视觉体认体验。

从“认”的维度来看，此句的核心是中国独有文化意象的跨文化融通：“惊鸿”和“游龙”这两个在西方文学本不常见的意象，又因这种固有的意象缺失加之原句明喻和暗喻的运用，必然对不谙汉学的一般西方读者群体造成跨文化适配上的认知困扰和理解障碍，更让其在阅读过程中接收和体验文本传达的意象美、诗性美时大打折扣。“秋菊”、“春松”的隐喻义也建立在中国传统“比德”观的思想基础上，西方读者缺乏此类体认经验。

许渊冲和华兹生在此皆采用“startled swan”和“dragon”的译法，在意象对等上似乎稍有偏离，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西方读者打通了对其中隐喻实体的费解。结合对宓妃身形灵动的婀娜动态和其焕采神颜、青春体态堪比秋菊、春松之状貌的描写，突出其动静结合的艺术特色，给人以想象和视觉上的极致享受。

例 6：“披罗衣之璀璨兮，珥瑶碧之华琚。”

原句释意：洛神身着璀璨明丽的罗衣，耳戴精美华丽的玉坠。

许译(1983): Clad in silken robes of dazzling light, with jade pendants ringing soft and bright.”

从“体”的维度来看，此句的核心是视觉、触觉、听觉的多模态通感体验：“罗衣之璀璨”、“瑶碧之华琚”是视觉体验，罗衣的丝绸质地是触觉体验，玉饰碰撞的声响是隐含的听觉体验，多模态体验融合构成极致的审美体认。

从“认”的维度来看，此句的核心是中国玉文化模因的跨文化传递，“瑶碧”、“华琚”的体认内涵不仅在于其视觉之美，更在于其蕴含的“玉德”文化，西方读者虽缺乏“玉德”的认知体验，但具有玉的“冷润”触觉与“清脆”听觉的体认经验。

从跨模态路径的体验和认知角度入手分析，许译本主要强调触觉、视觉和听觉的联动交融。其中，“silken robes”通过“silken”(丝绸般柔滑)传递罗衣的质地，“jade pendants”保留中国的玉文化意象，西方读者虽无“玉德”联想，但“jade”可触发“冷润”的触觉记忆；“dazzling light”突出罗衣“璀璨”的光泽感，“bright”呼应玉饰的耀眼晶莹，激活视觉编码的冲击；“ringing”暗示玉饰碰撞的清脆声响，打开原文未明写的听觉维度。于是，服饰的质感光泽和玉饰的清冷脆响在认知过程中分别涉及触觉、视觉和听觉的联觉下完成美学体验的诗意转化。

例 7：“践椒涂之郁烈，步蘅薄而流芳。”

原句释意：洛神行经涂抹椒泥的小径，香气馥郁浓烈；漫步于杜蘅草丛中，芬芳无声流动。

许译(1983): She walks on fragrant paths where spices grow, through basil thickets where sweet scents still flow.

许译本通过“动觉视觉化和嗅觉动态化”的跨模态重构策略：一是以“walks on”和“through”在物理空间的位移转换对洛神徒步经椒涂、穿蘅丛的人为体态进行视觉的生动描写；二是以“fragrant paths”和“sweet scents”对椒涂沿路的浓烈香气和草本植物的自然芬芳进行嗅觉的双重叙写；三是以“flow”将香气嗅觉化为流动的液体，形成通感。此外，以“still”延续性时态暗示香气弥漫的持久萦绕，更贴合“流芳”的悠远绵长。由此，美人于草丛穿行而过的轻盈身步和自然环境氤氲的浮动暗香光影交织，进一步加强其空灵迷离、朦胧梦幻的氛围和画面感。通过多模态的跨模态重构，许译将源语的嗅觉与动觉体验，转化为译语读者可感知的视觉、嗅觉、动觉融合的体认体验，完美再现原文的诗性美学内涵。

4 结 论

本文以体认翻译学为理论框架，通过“体—认”分析方法，以许渊冲、杨宪益夫妇、华兹生的《洛神赋》英译本为研究对象，从文化意象的体认映射、主客体的认知互动补偿、韵律结构的体认适配、诗性体验的跨模态重构四个层面，对三个译本的翻译策略进行了系统性对比分析。研究发现，体认翻译学为中国古典辞赋的译介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与分析框架，其“体认双重加工”、“体认等效”的核心观点，能够有效

破解古典文学译介中“诗性耗损”与“文化缺省”的双重困境。

从翻译实践来看,《洛神赋》英译本的翻译策略选择呈现出三大共性规律:一是体认体验为核心,所有翻译策略均围绕源语文本体认体验的传递展开,突破了形式对等的桎梏,实现了“形式为内容服务,内容为体认服务”;二是认知适配为关键,译者在源语体认体验的保留与译语读者的认知可及性之间寻求动态平衡,通过认知补偿、文化融通等策略,弥合跨文化的认知断层;三是跨模态重构为路径,通过多感官模态的联动与转化,将源语的多模态体认体验重构于译语的认知语境中,为译语读者构建可感知的诗性体认体验。

三个译本的策略选择各有侧重:许译注重诗性体验的跨模态重构与韵律体认的综合补偿,最大限度保留了源语的诗性美学与体认体验;杨译注重文化意象的通感隐喻还原与韵律体认的听觉适配,实现了源语体认体验的精准传递;华兹生译注重读者认知可及性的优先考量与韵律体认的视觉适配,符合西方读者的认知习惯与审美偏好。三种策略均实现了《洛神赋》核心体认体验的跨文化传递,为中国古典辞赋的译介提供了多样化的实践参考和借鉴价值。

参考文献:

- [1] Lakoff,G.&Johnson,M.Metaphors We Live By[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 [2] Burton,W.&Lucas,K.Chinese Rhyme-Prose:Poems in the Fu Form from the Han and Six Dynasties Periods.[M].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2015-01-15.
- [3] 萧统. 昭明文选[M]. 武汉:崇文书局,2018.
- [4] 王寅. 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J]. 中国翻译,2005,26(05):15-20.
- [5] 许渊冲. 中诗英韵探胜[M]. 1983.北京大学出版社.
- [6] 许渊冲.许 渊冲英译中国古典文学精选[M]. 北京大学出版社.
- [7] 杨宪益、戴乃迭. 中国古典文学英译系列[M]. 外文出版社.

A probe into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appreciation of English versions of The Ode to the Luo River's Goddess based on Embodied-Cognitive Translatology

ZENG Wentao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China)

Abstract: Embodied-Cognitive Translatology, a relatively new translation theory proposed by Professor Wang Yin of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SISU) in 2014, has exerte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Ode to the Luo River's Goddess is a masterpiece by Cao Zhi (192—232), who was skilled in composing the “Fu” (赋, a type of poetic prose in ancient China, well-known in the Han Dynasty, so it's also called Han Fu) during 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 With its exquisite diction and vagarious imagination, it's extremely rich in romanticism and is hailed as the “An unmatched Fu in Chinese History”. This paper aims to recruit Embodied-Cognitive Translatology a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combined with several classic translation examples of The Ode to the Luo River's Goddess, to explore the dynamic interaction mechanism of cultural images, linguistic forms, and cognitive experiences in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and to take a simple probe into the optimal path for translating and transmitting classical culture, so as to render a deep cultural impression on the minds among non-Chinese native speakers in a more harmonious and effective way with its aesthetic and quintessential poetic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embodied-cognitive translatology; The Ode to the Luo River's Goddess; translation of classical works; comparative analysis

附件 1：笔者自译

例 1：“凌波微步，罗袜生尘。”

She takes several brisk footfalls on the water's surface with her silken stockings stirring dust-like waves.

例 2：“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

She emerges like a moon veiled by light clouds and vanishes like a swirling snow rolled with flowing winds.

例 3：“其形也……灼若芙蕖出渌波。”

Her shape assumes a bright lotus stretches out from lucid water.

例 4：“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

Her brightness is like the sun veiled in morning glory when you gaze it from afar, while she's like a lotus pokes out from lucid water when you observe it closely.

例 5：“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

Her form flutters as gracefully as a startled swan in flight,
and her gesture sways as supplely as a swimming loong in motion.

Glorious as the autumn chrysanthemums in full bloom,
luxuriant as the spring pines thriving in verdant growth.

例 6：“披罗衣之璀璨兮，珥瑶碧之华琚。”

Adorning herself with jade earrings and splendid jade pendants, their luster echoing the glow of azure gems.

例 7：“践椒涂之郁烈，步蘅薄而流芳。”

Stepping onto a lane scented with mashed zanthoxylum, its aroma is fragrant and warm; walking through thickets of Du Heng grass (Du Heng is a perennial herb whose rhizome has a ginger-like smell and aromatic flavor), and leaving a pungent smell along the trail.